

丁香林里的 秘密

人总是在不断地反抗自己周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希望你们能尽快强大起来，适应社会，
适应环境，让心中充满爱，
相信你们一定会赢得精彩的人生！

Dingxianglinli de
mimi

李丽杰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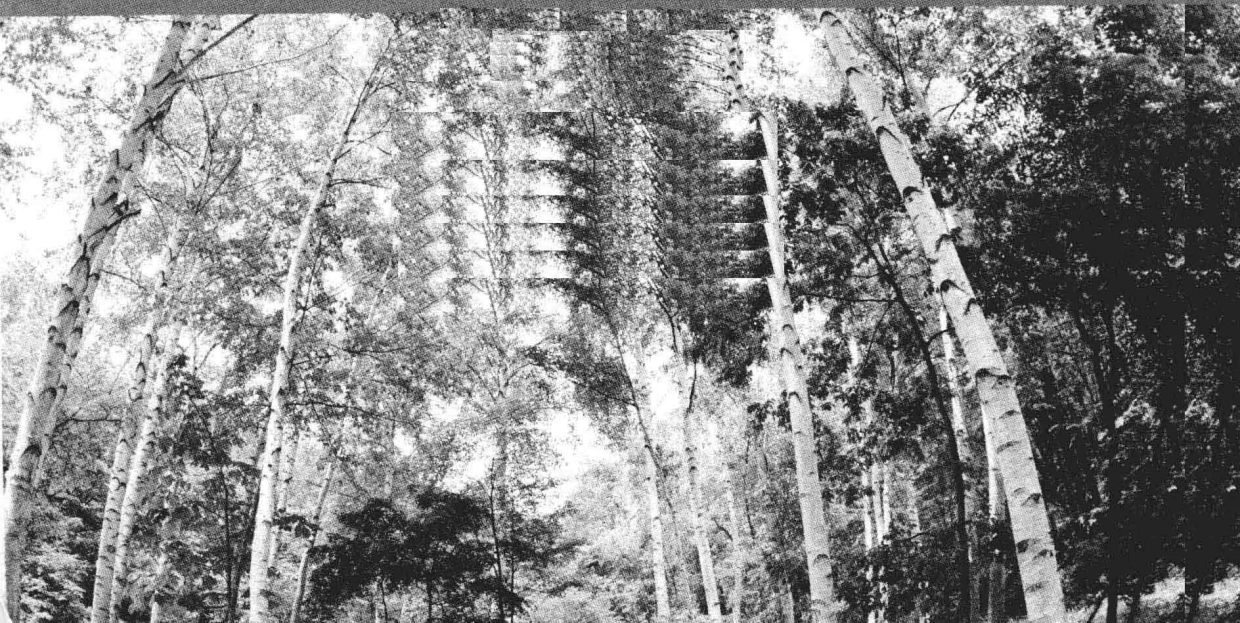
丁香林里的 秘密

人总是在不断地反抗自己周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希望你们能尽快强大起来，适应社会，
适应环境，让心中充满爱，
相信你们一定会赢得精彩的人生！

Dingxianglinli de
mimi

李丽杰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丁香林里的秘密/李丽杰 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113 - 3186 - 1

I. ①丁…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3101 号

丁香林里的秘密

著 者/李丽杰

出 版 人/方鸣

责任编辑/王亚丹

封面设计/博凯设计·梁宇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 × 230mm 1/16 印张/14 字数/203 千字

印 刷/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3 - 3186 - 1

定 价/24.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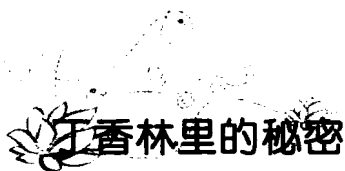
阳光总在风雨后

今年初夏的雨水似乎特别多，不大，却缠缠绵绵地下起来没完，让人无端滋生出许多愁绪。憋在屋子里，不见太阳，感觉身上要发霉了，就打着伞去了附近的杏林湖公园。因为是雨天，公园人不多，偶尔走过几人，都是一些老年人，有的打伞，有的不打伞。打伞的悠闲，不打伞的也悠闲，于是我就为不打伞的老人担心，担心淋了雨会生病。但是当我看到老人神态安详，步履沉稳地走在雨里，我放心了。老人活了一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难道怕这点毛毛雨不成？但愿我到这般年龄的时候，也能和他们一样，不打伞，却能淡定地行走在风雨里。六月正是丁香鼎盛花开时节，一嘟噜一嘟噜地挂满枝杈，紫的开，白的也开，比赛似的，那浓郁的芳香就随着风飘，一波一波地漾开来。我收了伞，任细雨淋着，立于树下嗅那花香。正在陶醉中，忽听不远的丁香树下传来呜呜的哭泣声，我看过去，啊，是纯纯！纯纯是我初中同学的女儿，同学去年离婚到南方发展，纯纯跟了父亲。纯纯没打伞，穿着红蓝相间的校服，蹲在树下，头发湿漉漉的，单薄的身子佝成一团，因哭得伤心肩膀一抖一抖的。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哭泣？我走过去，她发现是我，一下子扑进我怀里，哭声更响亮了。原来今天是她16岁生日，每年过生日都有妈妈，可今年妈妈不在，她难过，爸爸偏又是个粗心人，一早起来就去工地干活了。纯纯想妈妈，想妈妈温暖的怀抱，想妈妈为她煮的长寿面，她哪有心思上学呢，就跑到公园的丁香树下悲伤来了。以前朋

友见面问候语是“吃了吗”，现在改成了“离了吗”。人群的浮躁态度，由社会发展引起的价值观变迁，致使当今社会离婚率升高，从而彰显出很多问题。别的问题都是其次，我不感兴趣，我在乎的是父母离婚后对孩子的影响。他们像受伤的小兽，惶恐地躲在阴影里舔舐伤口，他们不敢走到阳光中去，用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是一辈子疗伤。他们心思敏感而脆弱，表面装作无所谓，然而当父母为追求各自幸福而劳燕分飞的时候，站在风口浪尖的他们，是那样无助，那样怅惘，那样迷茫。我要为孩子鸣不平：父母们，在处理好你们的问题之前，请一定要安排好孩子，别让他们再流泪，再受伤！原本活泼、可爱的纯纯，眸子里蓄满泪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父母离婚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局面，衷心祝福他们吧。”我这样劝纯纯。说是这样说，心还是痛的。纯纯还是哭，哭得我的心都碎了，她的世界下雨了，却无人为她撑伞。我不想再劝她，就让她哭吧，小小的她内心承载不住太多的悲伤。风停了，雨住了，阳光出来了，辉煌而充满温情。彩虹也出来了，是罕见的“两杠”，绚烂而华美。大自然把最纯美的两样东西呈现给世人，纯纯没理由再哭了。我送她回家，分手时送她几句话，也送给跟纯纯一样面对父母离异而不知所措的孩子：阳光总在风雨后，成长的快乐和痛苦，都将成为你们一生的财富。人总是在不断地反抗自己周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希望你们能尽快强大起来，适应社会，适应环境，让心中充满爱，相信你们一定会赢得精彩的人生！

目 录

丁香林里的秘密	1
酒鬼父亲	8
402 小江湖纪事	13
温暖的河流	22
哦 头发	27
我的眼泪在飞	33
苏梅的美容秘籍	39
爸爸的肩膀	46
跟踪事件	54
紧急会议	62
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	70
幸福的味道	77
丁香朵朵开	87
风筝永不落	94
小白雪白	101
穿越黑暗的星子	109
流浪的日子	122
月光下的西瓜地	153
都是香水惹的祸	166
野百合也有春天	181
炊烟暖暖	193



丁香林里的秘密

当我背着书包推开虚掩的房门看到妈妈颓废的背影时，就预料到大事不好，干脆，“脚底下抹油——溜吧！”于是全身总动员，收腹，憋气，提臀，蹑手蹑脚绕过房门。

“站住！往哪跑？”老妈冷不丁回身，目光如剑。

“我……我要撒尿。”我脸孔涨红，有些惶恐。

“去去去！”她不耐烦地挥手。

卫生间成了老妈批评我时最安全的避风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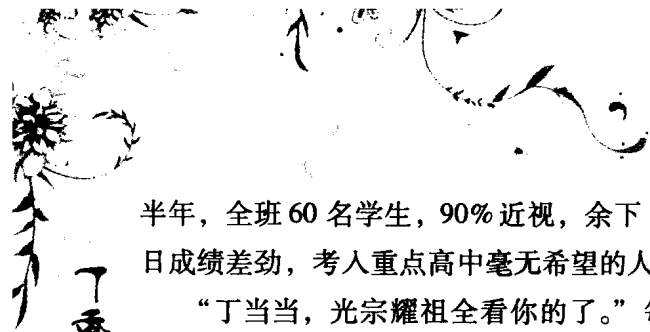
“丁当当，还不出来！”老妈的声音已提高八度。

我硬着头皮蹭出卫生间。

“知道数学打多少分吗？”老妈一反刚才咄咄逼人的语调平静地问我。一时间我被她态度突变所迷惑，不知所措地摇头。然而片刻之后，我就冷静下来，想起一位哲学大师的忠告：波澜不兴的河流下面总有汹涌的暗涛蓄势爆发。

其实在我和贾米拉钩之后，料定会有这一天。不是吹牛，打小起我就品学兼优，回回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可以算得上班级翘楚。自从升初中后，随着科目增加，难度提高，我的学习成绩稍稍下滑，但稳进全年级前50名不在话下。要知道全年级共832名对手呢。

初一第一次摸底考试，女老班沾满粉笔末的手把成绩单抖得哗哗响，她交底给我们：如果能进全年级前50名，升入重点高中不成问题。是的，为了进前50名，同学们都暗中较劲，没黑没白点灯苦熬。不到



半年，全班 60 名学生，90% 近视，余下 10% 不近视的，一定是那些平日成绩差劲，考入重点高中毫无希望的人。

“丁当当，光宗耀祖全看你的了。”每当我学习犯困时，老妈的感慨如警钟在耳边长鸣。正因为有警钟长鸣，自是不敢怠慢，放学路上背英语单词，吃饭时琢磨海市蜃楼是怎么回事，睡觉前甚至在梦中都高声诵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尽管这样，老妈仍是不满足，偶尔考试成绩达不到她的期望，则像劳教所的管教做犯人思想工作那样苦口婆心，“进不了前 50 名，考不上重点高中，丁当当你这辈子就算玩完……”“亲妈啊，求你啦，我知道初三关键，不可轻视。”我双手作揖求饶，有如舞台上受恶毒势力压迫的劳苦大众那样可怜可悲。她不满地白了我一眼，正襟危坐于沙发上，兀自一番长篇大论，使我的耳朵嗡嗡作响，好像有几十辆轰炸机在耳边盘旋。真替老妈感到惋惜，她不应该当医生，应该是个出色的演讲家——滔滔不绝两个小时居然不喝一口水。

我不敢坐在沙发上，尽管我背着赶上我 1/3 体重的书包步行 20 分钟气喘吁吁到家（没挤上公共汽车）。我不停地用纸巾擦脑门上的汗，一紧张就这样，脑门上是汗，手心里是汗，甚至胳膊窝里都是汗。擦完汗再看老妈，她正虎视眈眈地瞪着我呢。“怎么回事？贾米进前 50 名了，你却在后边打狼！”我故意装糊涂：“你怎么知道了？”

“还想瞒我？”老妈横眉冷对，“你不好好学习能对得起谁呀？你怎么就那么笨呢？你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经她这么一说，好像我是个罪该万死的犯人，笨到家的大傻瓜，甘于堕落的街头混混。老妈批评我时，我从不插嘴，只会鸡啄米一样点头而无任何机会反驳。

时间在语言的洪流中流逝，西天的彩云将窗玻璃涂上一层忧郁的暗红色。“时候不早了，我有道数学题不会，得去问贾米。”迫不得已的谎言使老妈刹住话题，她咽口唾沫，看看墙上的时钟，如梦方醒，“我该做晚饭了，快去快回！”

谢天谢地，终于解脱啦！

其实我是去找贾米算账！

“贾米——贾米——”我在楼下扯脖子喊。因为喊得急促，喊成了“虾米”，坐在小马扎上看书的张甜甜听见了，傻拉巴叽地冲我笑。她的嘴咧得很大，快到耳根了，使我看清她珠贝般好看的牙齿上沾着一星韭菜叶。张甜甜比我大几岁，学习不错，第一年高考就考上 XX 大学。但她自负的父亲说，XX 大学不是重点大学，再复习一年考好的。一年后张甜甜落榜。她父亲又说，好饭不怕晚，再复习一年，结果考场失利，连专科分数线都不够。这样的打击对她无疑是致命的，原本有说有笑的张甜甜变得落落寡欢，眼神由初始的忧郁变成呆板，最后是直勾勾的，整天拿着语文书坐在小马扎上嘟嘟囔囔，不知念些什么。知道底细的人都说，挺奸挺灵的丫头，傻成这样，作孽呀！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个大姑娘家牙上沾着韭菜叶，像什么呢。我向她龇牙，用手指指她的嘴巴。她瞅瞅我，不知其意，可能我这个滑稽的举止让她感到好笑，突然把书一扔，身子直挺，冲我放肆地大笑起来，笑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撒腿就跑，边跑边喊：“贾米——贾米——”

贾米从四楼窗户探出光脑壳：“啥事？丁当当，我写作业呢！”

“下来，请你去必胜客”。

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必胜客，是因为我和贾米进入前 50 名，我妈一时高兴，开恩奖励我 50 元。那次我们吃得很开心，50 元一分不剩，最后倒搭 5 元，给噎得直翻白眼的贾米买杯“满天星”饮料。也就是从那次开始，我们商量好谁考得不好，就请吃必胜客。

贾米磨蹭好久才下楼，看我的眼光躲躲闪闪。我知道他心里有鬼。

“我们不是拉钩了吗？叛徒！”我气咻咻地指着他的鼻子说。

“对不起，丁当当。”贾米声音小得像蚊子。

我和贾米拉钩那件事，与考试有关。上周四数学老师宣布第二天测验，同桌贾米的刀条窄脸挤出一丝坏笑，且踢我一脚。贾米有个无人不知的外号“智多星”，不知这小子又有啥鬼点子。放学后我们径直向学校后面的丁香林走去，那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远远地就可嗅到丁香花淡淡的馨香，大片大片的紫丁香展开娇嫩羞涩的笑颜，无忧无虑地开在

五月的艳阳下。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争相采蜜，成群的鸟儿飞起又落下，纤细的枝条被蹬得一颤一颤的。这里没有老师指手画脚，没有家长喋喋不休，我们甩下书包，在草地上打几个滚，然后拉开架势摔跤，谁也不服谁；我们唱歌，像两匹失恋的公狼在嚎叫。胳膊摔疼了，嗓子唱哑了，我们就背靠背互考英语单词和数学定义。那会儿，我和贾米是无忧无虑的，就像那无忧无虑绽放的丁香花。

“丁当当，明天数学测验怎么办？”贾米问我。

“还能怎么办，努力进前 50 名呗。”我掰开一块泡泡糖，一半给他，另一半归我。

“我爸下死命令了，进不了前 50 名，就用武力弹劾我。”贾米像被谁击了一掌，霍地站起，用手护住屁股。

“有什么好主意让家长不施加压力给我们？”

“我有好主意。”

“说！别卖关子！”

“明天考试时，我们故意考砸。”

“你没发烧吧？”我摸摸贾米的光头。他钟情剃光头，头皮一定要刮得发青，且美其名曰——聪明绝顶。

贾米扒拉开我的手，“你看刘子宁多厉害，回回考试考老末。”怪事，贾米说起刘子宁竟然动用罕见的羡慕口气，这让我很吃惊。刘子宁在我后桌，是我们班的“三差学生”，学习差、思想差、品质差。上课看科幻小说，下课给女同学发暧昧短信，自习课听 MP3。这样的学生想进前 50 名自然是不可能的，长此以往，家长和老师觉得无可救药，放弃了。所以刘子宁落得一身轻松，成天奔跑在篮球场上，有机会长得人高马大，不似我和贾米无论从身材及面色上看都像受虐儿童。

“我妈希望我永远保住前 50 名。可是你知道不，丁当当，太难了，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明天我们故意考砸，下次考试时再逐步提高。让家长感觉，噢，这孩子进步了。”贾米分析得头头是道。

“我妈还不是一样，考好了，又是秧歌又是戏。考不好，那脸就挂上一层寒冰，真受不了！”我颇有同感地愤慨着。

脑门一热，我们击掌相约，小指相扣：“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谁要反悔，谁是王八！”

决不当叛徒！

决不当叛徒！

我和贾米怕别人听见，警惕地查看四周。其实只有这片丁香林知道我们的秘密。

周五考试时，我故意把 A 选成 B，把 B 选成 A。可是一个选择题才 1 分，粗算一下大约扣 10 分。不行！我又果断地把最后两道 20 分的大题空着不答。再算算应该差不多了。这次考试大概是进入初中以来，最轻松最无负担的一次考试。贾米伏在桌上，咬着笔帽，不答，还冲我挤眉弄眼。我呢，东张西望，看着同学们双手托腮苦思状，心中竟有些得意。快交卷时，一扭头见贾米刷刷刷猛劲在卷子上划拉，我的心“咯噔”一下，是不是贾米这小子骗我？当即后悔和他拉钩，拿起笔想写上最后两道题答案，但没写，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我可不想当王八，当叛徒。

贾米果真骗了我，临阵脱逃，他进了前 50 名，而我在后边打狼。

贾米见我不吱声，再次说：“对不起，丁当当。”这回声音比蚊子大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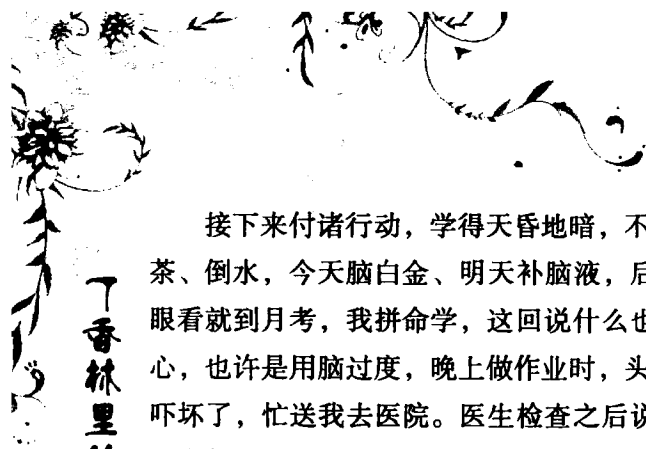
“对不起就完了？”

贾米红着眼圈说：“我当王八还不行吗？”

我理解贾米，贾米怕他那当武术教练的爸爸的铁沙掌。当初拉钩，他是一时冲动，包括我在内。

没心思去必胜客，我们不欢而散。

没想到，因为这次考试成绩不佳，使老妈的更年期提前了。狂风暴雨在继续，喋喋不休在继续，好在我习惯了。一天放学回家，老妈说明天去人才市场找个家教，一提家教我就头疼。你想啊，在学校耳朵被老师灌得满满的，回家还要听家教讲，真是要命。我讨好老妈，又是捶背，又是倒洗脚水，向她保证只要不请家教，下次考试百分百进前 50 名。



接下来付诸行动，学得天昏地暗，不分晨昏。老妈跟在我屁股后端茶、倒水，今天脑白金、明天补脑液，后勤保障及时入微，井井有条。眼看就到月考，我拼命学，这回说什么也得进前 50 名。也许是急火攻心，也许是用脑过度，晚上做作业时，头像裂开了似的痛。这可把我妈吓坏了，忙送我去医院。医生检查之后说没大病，劳累过度注意休息。在家休息了两天，我发现有病真好，不用看书，不用担心考试。如果天天有病，该多好啊。这两天可苦了我妈，她向贾米借来七科学习笔记，戴着花镜趴在桌上一笔一画地抄写，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妈妈腰间盘突出很严重），我的鼻子酸酸的，“我病好了，自己来。”我妈摸摸我的头，说我长大了，懂事了。

如果知道这次月考题那么偏，还不如在家继续装病。从考场出来，贾米见我耷拉着脑袋，知道我考得不好，我们又来到丁香林。丁香已过鼎盛花期，只有零星花束不甘心地展示最后的华美。

“丁当当，不用犯愁。”贾米安慰我说。

“这次进不了前 50 名，我妈还不得杀了我。”

别害怕，我妈当然不会用刀杀我，她会用语言杀我，还不见血。

“我有妙计，免去你的后顾之忧。”贾米趴在我耳边如此这般地交代一番。

实施计划，回家后第一步，我说头痛就躺在床上不吃饭，尽管肚子饿得直抽筋。老妈问怎么了，我望着棚顶忧郁地说：“刚才在楼下，我看张甜甜把书撕了，放在嘴里嚼，像吃筋饼似的。”老妈说：“离她远点，别理她。”

接下来第二步，半夜开灯，拿出书，嚓嚓嚓，类似某部电影画面，主人公满面泪痕撕着情书，但我撕的是数学书。不知是撕书声惊醒了老妈，还是她压根就没睡，她推门进来，惊愕地看着我。我就像没看见她，依旧一下一下地撕书，地板上一片狼藉，一本书被我撕得只剩下书脊。贾米这馊主意果真见效，老妈见我一副木然傻呆的神态，慌了，捧住我的脸连连问：“当当，你这是怎么了？”我看着她，目光空洞缥缈，心里却憋不住想乐，险些穿帮。关键时刻电话响了，是贾米打来的，不

知贾米和老妈说了什么，放下电话她就抢过我手中的书扔得老远：“当当，你别吓唬妈，你可不能像张甜甜那样啊。咱不学了还不行吗？”说着说着老妈哭了。

老妈这一哭，弄得我心里也酸酸的，不是滋味，想坦白却张不开口。

自从那次撕书以后，老妈不再过问我的成绩，有时还劝我别学了，休息一会儿吧。正因为有了相对轻松的学习环境，轻装上阵，我的成绩提高很快。有一次居然考了第24名，把我妈高兴得又是秧歌又是戏。

贾米也步步紧跟，成绩与我旗鼓相当。

我问过几次贾米，那天你半夜打电话跟我妈说了些什么。贾米挠挠光头说没说什么。我当然不信，被我逼急了，贾米说你得请我去必胜客撮一顿。

“阿姨，当当这几天反常，总说我像张甜甜那样多好……”贾米干掉我两块抹茶蛋糕才告诉他与我老妈的通话的内容。“你可把我老妈吓得不轻。”我狠狠踢他两脚。

英国诗人艾略特说过：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而我说：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因为六月二十五是中考的日子，也是初中生活结束的日子。考试前一天，我和贾米又来到丁香林。我们没有摔跤，也没有唱歌，静静地看着将要凋零的丁香花，心底涌起丝丝伤感。

贾米在石头夹缝发现一丛矮趴趴的丁香树，它不为周围环境所干扰，乐观地献出几朵梦幻般的紫色花蕾，无怨无悔装点季节。我们目视那些花蕾，会心一笑，然后击掌，小指相扣：“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

我说：“百年之后，我们相约在丁香林。”

贾米说：“你想当千年老妖？”

“哈哈——”笑声一波一波地荡过丁香林，传出很远……

父亲和母亲离婚那年我上高一。那天正上英语课，母亲到学校找我，她拉我到僻静的墙角痛哭流涕地说，她不能再和那个酒鬼过日子了，否则她会疯掉。是的，我那个酒鬼父亲酒后爱在外面滋事，回家必与母亲大打出手，这已是司空见惯。他们的婚姻就像一颗毒瘤，随着天数增多，总有化脓的时候，离婚是早晚的事。所以当母亲问我同不同意他们离婚时，我毫不犹豫地地点头，并且用力拍拍她的肩膀，不在乎地笑笑。等母亲走远，我才发现泪水濡湿眼眶，那天阳光如花，在我身边一朵一朵次第绽放。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失去了家，春天对我而言，没有一丝温暖，冰冷而残酷。

在闭塞的小城，离婚是件没面子的事，要强的母亲远走他乡以崭新的姿态开辟新的生活，我不怪她。而我为了学业不得不留在小城。火车呼啸着远去，带走了母亲，带走了她滂沱的泪水。那一刻，望着空中残月，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抱紧肩膀，夜风温煦，寒意却像一条冰冷而狡猾的蛇紧紧缠住我。

家对我来说已是名存实亡，我没有回到酒鬼那里，暂住姥姥家。姥爷过世早，家境贫穷，加之姥姥身体不好长年吃药，舅舅又没娶媳妇，生活艰辛可想而知。但是我在姥姥家享受到了难得的至爱亲情，姥姥一天三餐为我做可口饭菜；舅舅睡觉打呼噜，怕耽误我学习，单独为我腾出一间屋子，而他自己住进了潮湿阴暗的仓房……渐渐地，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在成长道路上，亲情为我点燃一束灿烂的霞光。我像一株历

经寒冬摧残的小草，在春风的吹拂下重新长出新芽，快活地沐浴着阳光雨露。

酒鬼听说我住在姥姥家，来过几次，说要接我回家。明明是艳阳高照的春季，他却害冷似的缩着脖，打着令人恶心的酒嗝。舅舅身子横在门口，怒目而视；姥姥说你那叫家吗？那就是猪窝！他不服气地哼了一声，歪脖向我投来问询的目光。我一言不发，以冷漠的目光拒绝了他。他粗鲁地骂了一句难听的话，就一瘸一拐地离开。望着他落寞的背影，我的心忽地紧了一下，一股说不出的痛真真切切弥漫在心间。

我以为我会在姥姥家顺利读完高中，然后考大学，然后参加工作赚钱。可是自从舅舅娶了舅妈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先是姥姥，吃饭时叹息不断，我问她有什么愁事，她又不肯说。然后是舅舅，一再抱怨这个月电费冒高，大米吃得太费。我丝毫不怀疑这些话是针对我，因为他是舅舅。直至有一天放学，无意中听到舅妈和姥姥吵架，我才恍然大悟，姥姥为什么总是叹息，舅舅为什么抱怨大米吃得多。说是吵架，其实是舅妈一个人在发火，姥姥只是拿条破蓝布手绢在默默擦拭眼泪。舅妈说，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像我活得这样累，既要养活老的，又要养活小的，王加乐整天吃闲饭，什么活也不干，天长日久这哪行？姥姥怯怯地辩解，他是个孩子，妈不在家，爹是个酒鬼，你让他去哪？舅妈“啪”地撒下手中的抹布，说我不管他去哪，再这样下去，他不走，我走！为了不使姥姥和舅舅难堪，我作出一个决定——离开姥姥家！

姥姥送我回家那天，天空下着阴冷的雨，路边娇嫩的太阳花禁不住雨水侵袭，纷纷倒伏在地。姥姥脸上爬满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树皮样的糙手一个劲地在脸上抹来抹去。我强作笑颜，趴在耳边安慰她，放心，姥姥，我和酒鬼会生活得很好。

酒鬼不在家，这在预料之中，我直奔学校附近小酒馆。果真，他在酒馆，酒杯空空，一碟花生米，一盘咸菜所剩无几，人却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店主走过去叫他，王大山，你儿子叫你回家。他勉强睁开眼睛，醉意蒙眬，一线涎水顺着嘴角流出来，看我有足有一刻钟，像是不认识。最后莫名其妙地摇摇脑袋，复又趴下，呼噜声大作。店主趁机跟

我发牢骚，说你爸每天都来这里喝闷酒，欠了不少酒钱，还说儿子和老婆不要他了，他只有借酒浇愁。也许店主觉得干说不过瘾，就动用肢体生动地重现了酒鬼醉后的丑态。这使我的脸像火炭一样灼热，恨不能马上逃出酒馆。然而，我不能，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用很大力气推醒他，他摇晃着站起，没站稳，一屁股坐在地上，拖鞋甩出老远，惹得食客们吃吃讪笑。我拉他起来，他甩着手说，不用你小子管我，回家学习去！我到哪去学习呢？我连学习的地方都没了！我粗野地冲他咆哮，眼泪哗哗流淌。他坐在地上，愣愣地看我，好久，好久。然后才光着脚捡回拖鞋，精神抖擞地穿好，迅疾站起。此时的他与一分钟之前那个目光黯淡、醉意沉沉的人简直判若两人。他高声说，儿子，跟爹回家！他的声音很响亮，很怕谁听不到。

家已不像个家，由于久不通风，室内一股霉味掺杂难闻的酒味，门口放着几双沾满泥巴的鞋子，脏衣服堆满床铺，厨房苍蝇到处乱飞。我放下书包，默默地收拾起来。他坐在床边跷起二郎腿，用颇有成就感的目光打量着我。厨房无一样新鲜菜蔬，只有一缕挂面条，煮好端给他。他吃相狼狈，连说好吃好吃。我神情淡漠地看他一眼，赌着气收拾碗筷。是的，他和母亲离婚两个月了，我仍在生他的气。是他气走了母亲，是他让我感受不到成长的快乐。人为什么要长大呢？难道成长真的像书上写的那样“痛并快乐着”？痛，倒是真实的，且让我无法自拔；而快乐又在哪里？多么怀念童年时他陪我去公园玩碰碰车，到动物园看大象表演节目的快乐时光呀。他大概觉察出我在生他的气，就满脸歉意地说，儿子，以后咱们爷俩好好过日子，你看我的实际行动吧。我知道他说的行动是与酒绝缘。哼！鬼才相信！

正值夏季，蚊虫猖狂，房内破损的纱窗形同虚设，蚊虫成群结队趁机而入，吵得我无法入睡，隔壁房间却鼾声大作，他睡得香甜而塌实。其实父亲原本不嗜酒，在工具厂上班那会儿，每年都被评为劳模，是一次意外车祸使他左脚受伤，成了瘸子。他便埋怨命运待他不公，病榻寂寞时光让他学会了饮酒，且愈喝越贪杯。母亲因为他喝酒，没少跟他吵架，他犟脾气上来蛮不讲理，喜欢用拳头教训母亲。这让母亲伤透了

心，使彼此情感日益生疏。

我的血管里流着他的血，我们有着惊人相似的外貌和走路姿势，就连吃饭，他习惯用左手，我也不知不觉用左手。他姓王，我也姓王。他是我父亲，我是他儿子。儿子不能看父亲继续消沉下去，我要帮他戒酒！

然而，未等计划实施，人却不见了。不用说又去酒馆了。这次他没坐在桌前贪杯，而是鬼鬼祟祟扯着店主到一边，说借我 50 元，不是买酒，等着急用。店主狐疑地说，不买酒？打死也不信。他急得说话有些结巴，我、我、真的有急用，孩子要交学费。店主见我来了，遂向我求证。我心里纳闷，学校没说交学费呀，他怎么可以撒谎？但是为了维护他的面子，我违心点头说是有这么回事。

店主就慷慨借钱给他，他捏着钱一瘸一拐地跟在我后面。我走得飞快，想甩掉他，无奈他上气不接下气跟得紧。拐过一个胡同，感觉身后悄然无声，回头看，人没了。一定又钻进哪家酒馆贪杯去了。看来母亲说得没错，他确实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

天黑了，我不想回家，不想见他酩酊大醉的样子，就一个人在路灯下徘徊。忽听有人喊我，是初中同学彪子，他们一伙人骑着摩托，音响放着节奏强劲的 DJ 舞曲。彪子说今天他过生日，请我去喝酒，说着递过一支烟。我犹豫着接过，点燃，吸上。那一明一灭的火光让我十分陶醉，我吸得很投入。猛地“啪——”的一声脆响，脸上挨了一记耳光。父亲不知什么时候怒气冲冲赶回来，他吼道，臭小子，谁让你抽烟的？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打我，也是他第一次对我勃然大怒。我有些心虚，嘴上却强词夺理，哪条法律规定，允许你喝酒，不允许我抽烟！这时，彪子飞快启动摩托，不由分说拉我上车，加大油门，车子一下蹿出去。他没拽住我，身子打个趔趄。我以为他会就此罢休，谁知却一瘸一拐地追起摩托车。暗夜里，他跑得那么卖力，那么玩命。突然，一块石头绊倒了他，他连滚带爬起来继续追赶。我不得不让彪子停车。看他气喘吁吁赶上来，我突然想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大概成长就是伴着泪水长大的吧。他冲我握紧拳头，我也毫不示弱昂起头，一时间父子俩剑